

Z A W E N

名家·名作·经典



鲁迅杂文精选

鲁迅/著

L U X U N


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名家·名作·经典



鲁迅杂文精选

鲁迅著



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迅杂文精选 / 鲁迅著. — 南京: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7.1
ISBN 978-7-5651-3027-4

I. ①鲁… II. ①鲁… III. ①鲁迅杂文—杂文集
IV. ① I210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90620 号

书 名 鲁迅杂文精选
作 者 鲁 迅
责任编辑 胡 珊 李艳玲
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 (邮编: 210097)
电 话 (025) 83598919 (总编办) (0371) 68698016 (邮购部)
网 址 <http://www.njnup.com>
电子信箱 nspzbb@163.com
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650 毫米 × 950 毫米 1/16
印 张 20
字 数 310 千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651-3027-4
定 价 17.00 元
出 版 人 彭志斌

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
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

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，只是向上走，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。能做事的做事，能发声的发声。有一分热，发一分光，就令萤火一般，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，不必等候炬火。

——鲁迅

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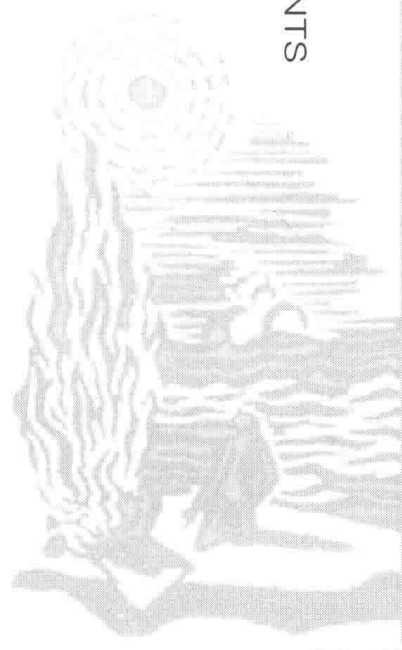
CONTENTS

随感录三十八	/ 001
随感录四十八	/ 004
随感录四十九	/ 006
随感录六十一 不满	/ 008
随感录六十二 恨恨而死	/ 010
随感录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	/ 011
随感录六十六 生命的路	/ 012
无题	/ 013
娜拉走后怎样	/ 015
未有天才之前	/ 020
论雷峰塔的倒掉	/ 023
论照相之类	/ 025
再论雷峰塔的倒掉	/ 030
看镜有感	/ 033
春末闲谈	/ 037
灯下漫笔	/ 041
论“他妈的！”	/ 047
论睁了眼看	/ 050
坚壁清野主义	/ 054

目录

CONTENTS

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	/ 057
忽然想到（三至四）	/ 063
战士和苍蝇	/ 065
夏三虫	/ 066
忽然想到（五至六）	/ 068
导师	/ 071
我的“籍”和“系”	/ 073
我观北大	/ 076
学界的三魂	/ 078
一点比喻	/ 081
谈皇帝	/ 083
纪念刘和珍君	/ 085
而已集·题辞	/ 089
略论中国人的脸	/ 091
读书杂谈	/ 094
扣丝杂感	/ 099
小杂感	/ 104
文学和出汗	/ 107
无声的中国	/ 110
流氓的变迁	/ 114
习惯与改革	/ 116
“丧家的”“资本家的乏走狗”	/ 118
以脚报国	/ 120
新的“女将”	/ 122



宣传与做戏	/ 124
中华民国的新“堂·吉珂德”们	/ 126
“友邦惊诧”论	/ 128
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	/ 130
为了忘却的记念	/ 133
我怎么做起小说来	/ 141
谈金圣叹	/ 144
经验	/ 146
谚语	/ 148
沙	/ 150
上海的少女	/ 152
小品文的危机	/ 154
偶成	/ 157
世故三昧	/ 159
谣言世家	/ 161
作文秘诀	/ 163
捣鬼心传	/ 166
家庭为中国之基本	/ 169
观斗	/ 171
从幽默到正经	/ 173
最艺术的国家	/ 175
言论自由的界限	/ 177
文章与题目	/ 179
新药	/ 181





目录

CONTENTS

夜颂	/ 183
推	/ 185
二丑艺术	/ 187
谈蝙蝠	/ 189
“抄靶子”	/ 191
我谈“堕民”	/ 193
“推”的余谈	/ 195
晨凉漫记	/ 197
踢	/ 199
“揩油”	/ 201
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？	/ 204
爬和撞	/ 205
喝茶	/ 207
冲	/ 209
难得糊涂	/ 211
“京派”与“海派”	/ 213
北人与南人	/ 215
大小骗	/ 217
朋友	/ 219
清明时节	/ 221
小品文的生机	/ 223
知了世界	/ 225
骂杀与捧杀	/ 227
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	/ 229

拿来主义	/ 234
隔膜	/ 236
从孩子的照相说起	/ 239
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	/ 242
说“面子”	/ 244
运命	/ 247
脸谱臆测	/ 249
隐士	/ 251
“文人相轻”	/ 254
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	/ 256
论“人言可畏”	/ 261
文坛三户	/ 264
从帮忙到扯淡	/ 267
名人和名言	/ 269
“题未定”草（六至九）	/ 272
我要骗人	/ 283
白莽作《孩儿塔》序	/ 287
半夏小集	/ 289
老调子已经唱完	/ 292
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	/ 297
今春的两感想	/ 299
上海所感	/ 302
随感录	/ 305
无题	/ 307



II 随感录三十八

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。——只可惜没有“个人的自大”，都是“合群的爱国的自大”。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，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。

“个人的自大”，就是独异，是对庸众宣战。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，这种自大的人，大抵有几分天才，——照 Nordau 等说，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。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，又为庸众所不懂，所以愤世疾俗，渐渐变成厌世家，或“国民之敌”。但一切新思想，多从他们出来，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，也从他们发端。所以多有这“个人的自大”的国民，真是多福气！多幸运！

“合群的自大”，“爱国的自大”，是党同伐异，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；——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，却尚在其次。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，可以夸示于人，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；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，赞美的了不得；他们的国粹，既然这样有荣光，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！倘若遇见攻击，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，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，数目极多，只须用 mob^① 的长技，一阵乱噪，便可制胜。胜了，我是一群中的人，自然也胜了；若败了时，一群中有许多人，未必是我受亏：大凡聚众滋事时，多具这种心理，也就是他们的心理。他们举动，看似猛烈，其实却很卑怯。至于所生结果，则复古，尊王，扶清灭洋等等，已领教得多了。所以多有这“合群的爱国

① mob：英语，意为乌合之众。

的自大”的国民，真是可哀，真是不幸！

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：古人所作所说的事，没一件不好，遵行还怕不及，怎敢说到改革？这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，虽各派略有不同，根柢总是一致，计算起来，可分作下列五种：

甲云：“中国地大物博，开化最早；道德天下第一。”这是完全自负。

乙云：“外国物质文明虽高，中国精神文明更好。”

丙云：“外国的东西，中国都已有过；某种科学，即某子所说的云云”，这两种都是“古今中外派”的支流；依据张之洞的格言，以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”的人物。

丁云：“外国也有叫化子，——（或云）也有草舍，——娼妓，——臭虫。”这是消极的反抗。

戊云：“中国便是野蛮的好。”又云：“你说中国思想昏乱，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。从祖先昏乱起，直要昏乱到子孙；从过去昏乱起，直要昏乱到未来。……（我们是四万万人，）你能把我们灭绝么？”这比“丁”更进一层，不去拖人下水，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；至于口气的强硬，却很有《水浒传》中牛二的态度。

五种之中，甲乙丙丁的话，虽然已很荒谬，但同戊比较，尚觉情有可原，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。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，看见别家兴旺，多说大话，摆出大家架子；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，聊给自己解嘲。这虽然极是可笑，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，还说是祖传老病，夸示于众的人，总要算略高一步了。

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，我听了也最寒心；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，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。昏乱的祖先，养出昏乱的子孙，正是遗传的定理。民族根性造成之后，无论好坏，改变都不容易的。法国 G. Le Bon 著《民族进化的心理》中，说及此事道（原文已忘，今但举其大意）——“我们一举一动，虽似自主，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。将我们一代的人，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，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。”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，昏乱的人，定然不少：有讲道学的儒生，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，有静坐炼丹的仙人，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。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“人”，难保血管

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，我们也不由自主，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：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。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，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，竟至百无一免。即使同梅毒一样，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，肉体上的病，既可医治；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，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。这药原来也已发明，就是“科学”一味。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，不要又打着“祖传老病”的旗号来反对吃药，中国的昏乱病，便也总有全愈的一天。祖先的势力虽大，但如从现代起，立意改变：扫除了昏乱的心思，和助成昏乱的物事（儒道两派的文书），再用了对症的药，即使不能立刻奏效，也可把那病毒略略孱淡。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，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，那时便有转机，Le Bon所说的事，也不足怕了。

以上是我对于“不长进的民族”的疗救方法；至于“灭绝”一条，那是全不成话，可不必说。“灭绝”这两个可怕的字，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？只有张献忠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，至今为人类唾骂；而且于实际上发生出什么效验呢？但我有一句话，要劝戊派诸公。“灭绝”这句话，只能吓人，却不能吓倒自然。他是毫无情面：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，便请他们灭绝，毫不客气。我们自己想活，也希望别人都活；不忍说他人的灭绝，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，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，所以在此着急。倘使不改现状，反能兴旺，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，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。——但可有人敢答应说“是”么？



II 随感录四十八

中国人对于异族，历来只有两样称呼：一样是禽兽，一样是圣上。从没有称他朋友，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。

古书里的弱水^①，竟是骗了我们：闻所未闻的外国人到了；交手几回，渐知道“子曰诗云”似乎无用，于是乎要维新。

维新以后，中国富强了，用这学来的新，打出外来的新，关上大门，再来守旧。

可惜维新单是皮毛，关门也不过一梦。外国的新事理，却愈来愈多，愈优胜，“子曰诗云”也愈挤愈苦，愈看愈无用。于是从那两样旧称呼以外，别想了一样新号：“西哲”，或曰“西儒”。

他们的称号虽然新了，我们的意见却照旧。因为“西哲”的本领虽然要学，“子曰诗云”也更要昌明。换几句话，便是学了外国本领，保存中国旧习。本领要新，思想要旧。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，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，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。一言以蔽之：前几年谓之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，这几年谓之“因时制宜，折衷至当”。

其实世界上决没有这样如意的事。即使一头牛，连生命都牺牲了，尚且祀了孔便不能耕田，吃了肉便不能搾乳。何况一个人先须自己活着，又要驼了前辈先生活着；活着的时候，又须恭听前辈先生的折衷：早上打拱，

① 弱水：我国古书中关于弱水的神话传说很多，说它“鸿毛不浮，不可越也”。这里说“竟是骗了我们”，是说“不可越”的弱水并没有阻挡住外国人的到来。

晚上握手；上午“声光化电”，下午“子曰诗云”呢？

社会上最迷信鬼神的人，尚且只能在赛会这一日抬一回神舆。不知那些学“声光化电”的“新进英贤”，能否驼着山野隐逸，海滨遗老，折衷一世？

“西哲”易卜生盖以为不能，以为不可。所以借了 Brand^①的嘴说：“All or nothing！”^②

① Brand：勃兰特，易卜生诗剧《勃兰特》中的人物。

② “All or nothing”：英语，意思是不能完全，宁可没有！



|| 随感录四十九

凡有高等动物，倘没有遇着意外的变故，总是从幼到壮，从壮到老，从老到死。

我们从幼到壮，既然毫不为奇的过去了；自此以后，自然也该毫不为奇的过去。

可惜有一种人，从幼到壮，居然也毫不为奇的过去了；从壮到老，便有点古怪；从老到死，却更奇想天开，要占尽了少年的道路，吸尽了少年的空气。

少年在这时候，只能先行萎黄，且待将来老了，神经血管一切变质以后，再来活动。所以社会上的状态，先是“少年老成”；直待弯腰曲背时期，才更加“逸兴遄飞”，似乎从此以后，才上了做人的路。

可是究竟也不能自忘其老；所以想求神仙。大约别的都可以老，只有自己不肯老的人物，总该推中国老先生算一甲一名^①。

万一当真成了神仙，那便永远请他主持，不必再有后进，原也是极好的事。可惜他又究竟不成，终于个个死去，只留下造成的老天地，教少年驼着吃苦。

这真是生物界的怪现象！

我想种族的延长，——便是生命的连续，——的确是生物界事业里的一大部分。何以要延长呢？不消说是想进化了。但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。

① 一甲一名：这里指第一。

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，这便是壮，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，这便是死；各各如此走去，便是进化的路。

老的让开道，催促着，奖励着，让他们走去。路上有深渊，便用那个死填平了，让他们走去。

少的感谢他们填了深渊，给自己走去；老的也感谢他们从我填平的深渊上走去。——远了远了。

明白这事，便从幼到壮到老到死，都欢欢喜喜的过去；而且一步一步，多是超过祖先的新人。

这是生物界正当开阔的路！人类的祖先，都已这样做了。

Ⅱ 随感录六十一 不满

欧战才了的时候，中国很抱着许多希望，因此现在也发出许多悲观绝望的声音，说“世界上没有人道”，“人道这句话是骗人的”。有几位评论家，还引用了他们外国论者自己责备自己的文字，来证明所谓文明人者，比野蛮尤其野蛮。

这诚然是痛快淋漓的话，但要问：照我们的意见，怎样才算有人道呢？那答话，想来大约是“收回治外法权^①，收回租界，退还庚子赔款……”现在都很渺茫，实在不合人道。

但又要问：我们中国的人道怎么样？那答话，想来只能“……”。对于人道只能“……”的人的头上，决不会掉下人道来。因为人道是要各人竭力挣来，培植，保养的，不是别人布施，捐助的。

其实近于真正的人道，说的人还不很多，并且说了还要犯罪。若论皮毛，却总算略有进步了。这回虽然是一场恶战，也居然没有“食肉寝皮”，没有“夷其社稷”，而且新兴了十八个小国。就是德国对待比国，都说残暴绝伦，但看比国的公布，也只是囚徒不给饮食，村长挨了打骂，平民送上战线之类。这些事情，在我们中国自己对自己也常有，算得什么希奇？

人类尚未长成，人道自然也尚未长成，但总在那里发荣滋长。我们如果问问良心，觉得一样滋长，便什么都不必忧愁；将来总要走同一的路。看

① 治外法权：这里指过去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“领事裁判权”。